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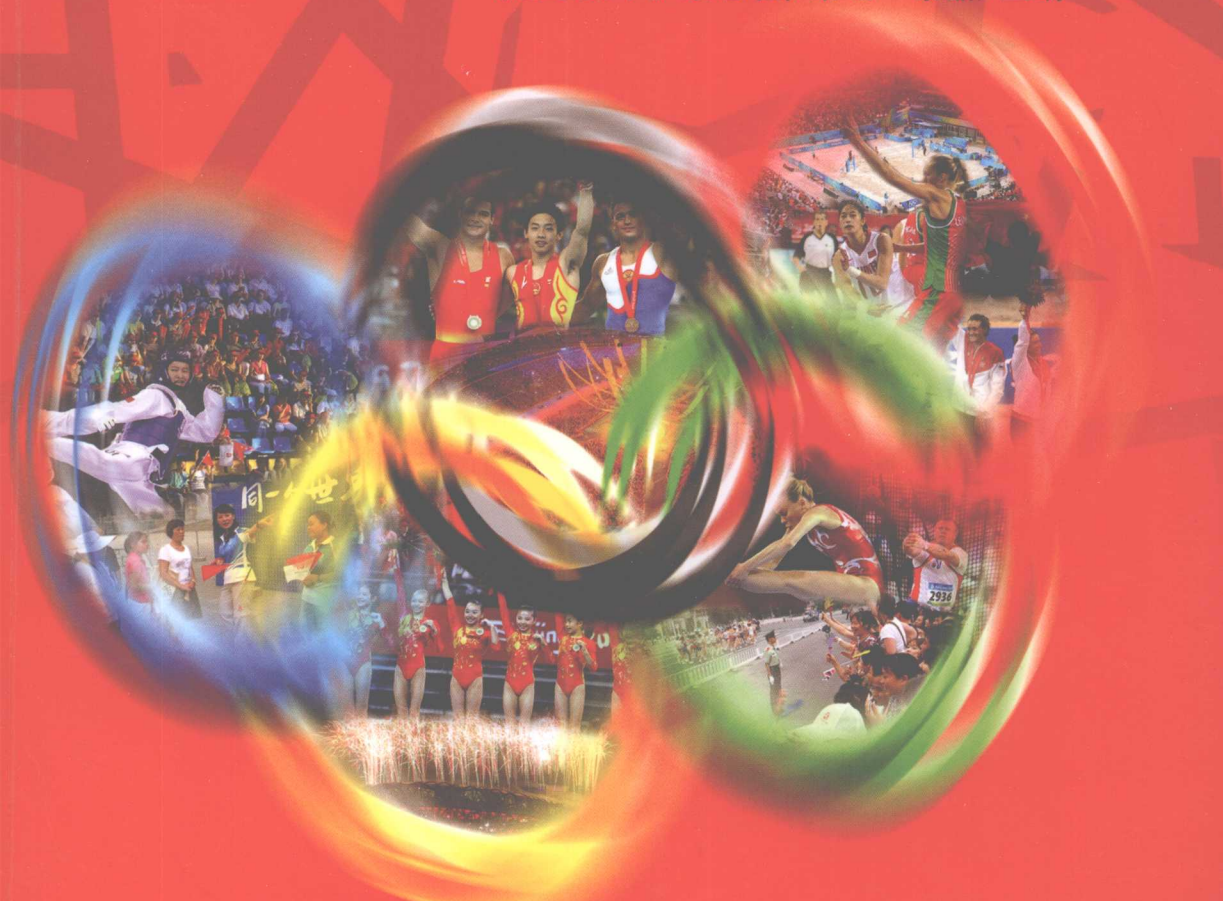
2008
北京奥运
作家大型采风活动
作品展

下

奥林匹克的

中国盛典

《北京文学》杂志社/策划 黎晶/主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8北京奥运作家大型采风活动作品展

下

奥林匹克的

中国盛典

《北京文学》杂志社/策划 黎晶/主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目录

下集：中国盛典

第一辑 魅力北京

- 403 古都记忆,北京魅力(报告文学)/刘孝存
- 486 北京特警风采录(报告文学)/王希泉
- 526 奥运村:消失或正在生长的(散文)/徐 迅
- 531 北京鸟巢畅想曲(散文)/王剑冰
- 539 辉煌(散文诗)/李国盛
- 541 微笑北京(诗)/曹鹏英
- 541 鸟巢(诗)/姜振凯
- 542 国旗升起的时候(组诗)/容 浩
- 543 火:凤凰(诗)/张 军
- 544 擎起奥运大厦的人(朗诵诗)/马淑琴
- 546 燃烧激情(组诗)/金 明
- 547 北京的微笑(组诗)/唐 力
- 549 祝福北京奥运(诗)/罗尔兰
- 549 飞着的鸟巢(诗)/沙 克

第二辑 中国盛典

- 550 奥林匹克的中国盛典(报告文学)/孙晶岩
- 577 体操群星升起的地方(报告文学)/达度 洛沙

- 644 鸟巢颂(散文)/赵大年
 647 奥运远帆(散文诗)/璩瑛
 648 和谐是美好的(散文)/寒山
 655 和平的盛会(诗)/穆桂荣
 655 时空的际会(诗)/林朝林
 657 蜜(外一首)/陈跃鹏
 658 祖国的心脏(组诗)/赵大海
 660 2008:扬帆青岛(诗)/贾旭磊
 661 运动员写意(组诗)/黄鑫
 662 奥运场馆二题(诗)/高若虹
 663 以花开的姿势迎接盛典(诗)/荆升文
 664 写给鸟巢(诗)/崔墨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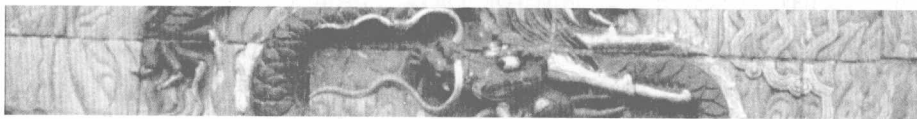
第三辑 奥运之歌

- 665 爱心凝聚的“水晶宫”(报告文学)/孙晶岩
 694 奥运北京空域管制巅峰之战(报告文学)/张海飞
 714 一路畅通,北京奥运的交通奇迹/王希泉 江静
 743 福娃颂(外一首)/张炜明
 744 那一刻(诗)/孙彦举
 745 2008,快乐旋风(外一首)/赵春善
 746 奥运年的话题(诗)/刘伏初
 746 奥运之歌(诗)/刘大国
 747 奥运中国(长诗)/商泽军
 781 腾飞的中国龙(诗)/谭震岳
 782 奥运组歌(组诗)/夏杰
 783 八月的诗行(外一首)/高国镜 胡德艳
 785 08 奥运在北京(诗)/张云广
 786 帆船之梦(诗)/陈亮
 787 华夏大地的心脏(二首)/杨建华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全国政治、文化、交通、旅游和国际交往的中心。70 万年前,北京人在这里繁衍生息,然后延续至燕之蓟城,又从燕之蓟城到唐之幽州,再从元之大都至明清之帝京。如今的北京,让人感受到的不仅是古老帝都的雄伟庄严、厚重沧桑,还有现代大都市的时尚繁华、高速便捷,浓重的现代化气息。伴随着 2008 年第二十九届奥运会的举行,北京将再次向全世界展示她迷人的魅力——

古都记忆,北京魅力

刘孝存



2008 年北京奥运三大理念: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

“人文奥运”与“人文北京”紧密相连。

——作者题记

引 子

距今 709 年前,即元大德二年,也就是公元 1298 年,当年的威尼斯共和国公民、后被称为“旅行家”的马可·波罗,在威尼斯和热那亚争夺地中海商业霸权的战争中被俘了。

在监狱里,马可·波罗听到一个男孩恳求他:“说个故事吧。”

他知道,那是一个因为偷拿了一块面包而被投入监狱的孩子。那孩子一定是想起重病的妈妈了,他的父亲就是在这次战争中死去的。马可·波罗真想去安慰孩子几句,却不知说什么好。就在这时候,一个名叫鲁思梯切诺的比萨诗人说:“我给你念一首诗吧。”他的话音刚落,牢房角落处的那个因为交不起税而被捕的铁匠就连连咳嗽。咳嗽之后,铁匠说:“不要再念你那些歌功颂德的诗了,什么阳光啊,爱情啊,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鲁思梯切诺把诗咽了回去,耐不住寂寞的孩子却又说:“还是讲个故事吧。”铁匠说:“故事我也听够了,要讲就讲点奇异的,我们没听过的。”铁匠有一副强壮的

• 2008 北京奥运作家大型采风活动作品展

身体,脾气也暴躁,所以牢房里的人都有点怕他。他一开口,别人就不敢轻易搭茬了。一阵沉默之后,马可·波罗说:“好吧,我就讲点奇异的吧。我是去年从东方回来的。你们知道东方吗?那里真有一个奇异的国家。”马可·波罗是从东方的那个被叫做“汗八里”的地方开始讲起。没讲几句,铁匠就问:“汗八里是什么东西?”马可·波罗说:“就是东方的大汗之城。”诗人鲁思梯切诺虽然已经成了阶下囚,但依旧是心高气傲。当他见马可·波罗真的要讲什么东方见闻的时候,不免哼了下鼻子。可是听了一会儿以后,他渐渐被马可·波罗的讲述吸引住了。他悄悄地抓起鹅毛笔和纸。

就这样,一连几十个日夜,鲁思梯切诺把马可·波罗在狱中讲述的“东方见闻”记了下来,后来又把这记录带出了监狱。他没想到,他写的诗和小说很快就被人遗忘了,但他所记录的狱友的见闻不仅流传了几百年,并且倒流到那个无比神奇辉煌的地方,被翻译成《马可·波罗行记》,又作《东方见闻录》。

马可·波罗所讲述的“汗八里”就是北京的前身——元大都。

上篇:京味儿

所谓“京味儿”,说白了就是北京味儿,它体现在北京土话上,体现在北京风味小吃中,也体现在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内,还体现在京韵京腔的京剧表演、北京特有的礼俗及北京人的性格中。

第一章 话说“北京话”

1

近600余年来,汉语发展为七种主要的地域方言,即北方话、吴语、湘语、赣语、粤语、闽语和客家话。北方话,也称“北方方言”;按照广义的说法,北方话也称“官话”,形成在黄河流域。从商周时代开始,黄河流域就是汉语

的中心地带。南宋偏安,金、元定都燕京、大都,为现代北方话奠定了新的基础。

北京话,是北方方言区中重要的一种。

北京话,当然是与“北京”这个地域联系在一起的。在我国古代,北京,也就是幽燕地区不属于“中原”地带;其南部,可说处在中原地带的边缘。

从辽至金,大量北方少数民族不断涌入北京地区。在这种和其他汉语方言不同的历史背景之下,“北京话”形成了独特的地方方言。

元代的“大都话”,是辽金两代居住在北京地区的汉族人和契丹、女真等族人经过几百年密切交往逐渐融会形成的;在元朝统治时期,这一方言趋于成熟,并成为现代北京话的源头。元代“大都话”中的“胡同”,在流行的说法中为蒙古语“水井”的意思。这就是说,元代的北京话,也吸收了蒙古语的成分。

明代,伴随着永乐帝迁都北京,大批江淮籍的兵将、官员进驻北京,使“大都话”又增添了江淮话的成分。此后,来自山西、河北等地的移民被安置在北京地区,北京话也就增添了新的语词成分。这些新的“外来语”与“大都语”融会,形成了明代的“北京话”。

明定都北京,使北京继元以后又一次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属于北方话音系的北京话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所谓的“官话”(“官”,为“共同”之意)。明代,北京话的语音趋于稳定,但依旧有所发展变化——大批外来移民和各地考生入仕为官长居京都,带来了外乡方言的语音。明代学者沈榜在其著作《宛署杂记》卷17《方言》条目中记:“第民杂五方,里巷中言语亦有不可晓者。”是说里巷胡同之中,来自各地的人杂处,虽为邻里,但相互之间有些话都听不懂。这一记述,反映了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北京城内居民五方杂处的状况和各路方言混杂的状况。在当时的北京方言中,仅“父亲”的称谓有三种:“爹”、“别”(平声)、“大”。语言学者认为,“爹”为原住居民语,“大”则来自山西,“别”(平声)来自江淮语。现今北京话中常用的“爸”,在当时并未出现。

满清入关,开始了长达268年(1644年~1911年)的统治。清初顺治五

年(1648年)八月清廷下谕:“除八旗投充汉人外,凡汉官及商民等人,尽徙南城居住。原房拆去另盖”,北京内城成为亲王府、郡王府、贝勒府、贝子府及其他旗籍官宅的专用地,及八旗兵的驻防地,这种迁汉民于内城(现北京东城区、西城区)之外的政策,导致了北京内、外城的语言差别。在内城,入关以后的“汉八旗”所讲的“沈阳语”成了汉语的主体语言。几十年以后,京城的满人也大多学会了这种辽东沈阳腔的“汉八旗”语言;内城的沈阳腔“汉八旗”语言吸收了满语以及原住老北京的语言成分,形成了有别于“沈阳话”和外城(现今崇文区、宣武区)语言的内城“北城北京话”。清初北京外城的“北京话”,实际上源于明代的北京话,也就是现在被称为“北京土语”的语言。实际上,不仅是北京的内城(北城)和外城(南城)的语音有差别,就是内城的东城和西城语音也有差别;但这些差别只有少数词的用法和轻音、儿化等发音不同,就整体音系而言,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别。

2

现代北京话,是近300年来逐渐形成的。

清代,北京外城(南城)汉人说的是土生土长的北京话,这种方言在元代以后一直和汉语各地方言密切接触;也可以说,清代北京外城的汉人说的是“明代的北京话”。而清初北京内城旗人说的则是一直与东北少数民族语言有密切接触的源于辽金时代的东北汉语方言(辽东语),其中还夹杂一些满语。两种方言,于清代在北京汇合——虽然一个流行于外城,一个流行于内城,但经过长期交融以后,这两种原本差别并不很大的方言逐渐融为一体,形成现代北京话。

伴随着北京内城汉人居住权的开禁、晚清及民国时代“旗人”的特权的减少和消失,大批“旗人”开始流落外城,内、外城“北京话”也开始混合,并在相互影响下发生变化;但内、外城的语言,特别是在语音方面,依旧有明显差别。这种差别,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建国以后。近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的近20年,北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是城区扩大了,人口增加了几倍,而且城市居民的住地也频繁变换;加之“普通话”的教学、推广,近些年,北京内城和外城的语言高度融合,已经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异。与此同时,

由于求学、工作等因素,北京的外来人口比例增大,外来语,包括外国语,有些已经融入北京流行语。

当代北京,是由18个区县组成的,明清以来形成的“北京方言”只流行于北京的城区和近郊区。远郊区县,各有各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渊源,因此也形成了各自的语言特色。但从语言系统来看,北京的大部分郊区的语言依旧属于“北京话”范畴;超出“北京话”系统的,为平谷方言、门头沟区斋堂一带的语言。此外,北京话里有大量满语词。这些满语词,有些进入北京话后仍然保留它在满语中的原形和原义,有的或取部分音节或加其他方式的改制,有的则是词义得到引申和扩展。北京西郊火器营一带的满族聚居地,使用保留着满语特色的方言。在北京的少数民族中,人数最多的是回族,特别是在宣武区的牛街一带,有回族聚居地,形成了北京的“回族语言”。

3

普通话,是在北方官话,特别是在“北京官话”的基础上形成的。它虽然与“北京话”关系密切,但并不等于“北京话”。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并吸收了其他方言中的成分。与其他方言相比较,普通话更为丰富、完善。从概念上讲,普通话是“规范化的现代民族共同语”,是“全国通用”的标准语;而北京话只是流行于北京地区的方言。

“北京话”与普通话的明显区别,在于“北京话”是源于明代、流行在北京南城的“北京土语”。与普通话相比,它常有改变某一个字的读音的情况。如等义于“太”的“极”“很”“甚”“非常”,在北京话里说成“忒”和“特”。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是泛指,具体而言,它是以京腔京韵的北京内城语音为标准音的,而有别于曾经流行于老北京,特别是老北京外城的“北京土话”。

伴随着近半个世纪的普通话推广、城市改造、胡同拆迁、内外城居民的交流,时至20世纪末,除祖居南城的老住户,特别是六七十岁的老人还讲说南城“胡同语言”外,北京土语已经在北京居民的口语中逐渐减少甚至趋于消失。除个别词汇外,北京话基本上已经“普通话”化;与此同时,它的词汇

库中又增添了一些“外来语”，其中包括国际通用的计算机词汇、商务词汇、粤语词汇、新造词汇及英语词汇等，使北京话更加丰富多彩。

第二章 胡同与四合院

1

古都北京，不仅仅和紫禁城联系在一起，也不仅仅和昔日的皇家园林及庙坛联系在一起；它的美丽、神妙和韵味，更沉淀在古老的街巷胡同和四合院里。

胡同，是城市中一种狭长的通道。它是由两排院落墙体、宅门或倒座房、后罩房的屋墙连成的两线建筑物构成的；在两排宅第之间，胡同形成了一条隔离空间带，便于宅院的通风、采光和居民出入。

在这些街巷胡同里，除民居四合院外，还有许多王府、庙宇和其他或古老或崭新的建筑物。它们有的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繁华，有的已经残破为遗址或遗迹，有的却重新焕发着活力。但无论如何，它们全都散发着古都北京的气息，饱含着历史的兴衰遇际乃至家族或个人的荣辱升迁、悲欢离合。

北京最短的胡同叫“一尺大街”。从“一”开始，以下的数字胡同有：二眼井胡同、三不老胡同、四川营胡同、五老胡同、六合胡同、七井胡同、八大人胡同、九道湾胡同、十间房、百顺胡同、千竿胡同、万春胡同。与方位有关的胡同有：东河沿、西草市、南城根、北池子；与“五行”沾联的胡同有：金鱼胡同、木厂胡同、水井胡同、火鸡胡同、土儿胡同。此外还有：半截胡同、拐棒胡同、扁担胡同、沟尾巴胡同、耳朵眼胡同……

胡同（“同”字轻声，不儿化）的宽度，在元代为9米多，明清以后变窄了，但一般也在5米左右。通道的两侧多为单层建筑物，明清以后，这种建筑物基本形式是四合院。

关于“胡同”的称源，有多种说法——有蒙古语“浩特”（居民聚落）音转之说，有“火瞳”音转说，有“胡人大同”简称说；其中最流行的一种认为“胡同”源于蒙古语，胡同的蒙古语音为“HUDDUG”，原指水井；除“井”

之外,在蒙古语中还有“大街”之意。此外,蒙古语还有一词是“水井”,其读音类似汉语中的“巷”。在蒙古语中,“赛音忽洞”为“好井”,“哈业忽洞”为“双井”,“乌克忽洞”为“死井”。有学者认为,蒙古语胡同的汉语表述,有八种写法,最后在明代才定型,简化的写法为“胡同”。

最早见诸文字的“胡同”,出现在元杂剧中。取材于三国故事的关汉卿杂剧剧本《单刀会》中,有“杀出一条血衚衕来”之句。另一具有神话色彩、表现男女爱情的李好古杂剧剧本《沙门岛张生煮海》中,有“你去兀那羊市角头砖塔衕衕总铺门前来寻我”之句。“砖塔胡同”如今位于北京西城区中部,东起西四南大街,西至太平桥大街(西段已拆除),以东口的“万松老人塔”得名。金元时代的名僧“万松老人”圆寂后葬于此。“砖塔胡同”,当是今天北京内城最早的胡同的遗存。王实甫的杂剧《歌舞丽春堂》也有关于胡同之句:“排列着左军也那右军,恰便似锦衕衕。”而一位佚名作者在《孟母三移》中有这样一句对白:“辞别了老母,俺串衕衕去来。”

胡同有多种异称:胡洞、火弄、火巷、火衕、火瞳、衕通、衕巷通等。这些不同的称呼,除源于蒙古语之外,还有源于突厥语、维吾尔语、鄂温克语、女真语,甚至满语。

1965年,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对大都的街巷进行重点勘探。经查,元大都时代的胡同宽度大约在9.3米左右,折合元代的六步。城市干线,如齐化门内,今天的朝阳门里的道路,其宽度是七十步,相当于现在的107.8米。

据有关专家考证,今天东四、西四、南锣鼓巷一带是元大都胡同的遗存,但是今天的胡同的宽度已经不是当时的状况了。由于人口的膨胀,明清两朝的胡同普遍变得狭窄,尤其是外城,这一现象更为明显,出现了许多以窄著称的胡同,如崇文区的高筱胡同、宣武区的小喇叭胡同、西城区的耳朵眼胡同。最窄的是珠宝市街西侧的钱市胡同,在这条胡同的狭窄之处,一个人走过的时候,对面来人只能躲进院落的门洞里面。

2

明代,作为北京街巷的特殊称谓的“胡同”,开始多了起来。与此同时,“条”开始出现在“胡同”的称谓中。“条”与“胡同”的结合,是“条”的后

• 2008北京奥运作家大型采风活动作品展

面缀以“胡同”，而且不置定语。如，今天的“东四头条”，明代叫“头条胡同”。前门西侧的廊房二条、廊房三条，在明代叫“二条胡同”、“三条胡同”。明代以“条”为称的胡同，最多之处是崇文门外的正东坊，那里有羊芳草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条胡同。如今这些胡同还在，名为草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条。当今，以“条”为称的胡同最多的地方是东四以北，从“东四头条”到“东四十四条”，总共有十四条以“东四”为冠的胡同。这些带“条”的胡同，在明代有 27 个。

明以后，作为北京街巷的特殊名称，“胡同”大量出现。张爵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记载了 1170 条街巷，其中有 459 条胡同，约占总数的 40%。沈榜的《宛署杂记》只收录了当时北京西部的 316 条街巷，其中有 188 条胡同，约占总数的 59%。这时候，“胡同”已经成为北京街巷的代名词。清末朱一新的《京师坊巷志稿》中，总共有 2077 条街巷，其中直称胡同的有 978 条，约占总数的 40.7%。

由于北京的四合院大多为坐北朝南，宅院的正门也朝南，所以北京内城的胡同多数为东西走向，呈现横平竖直的“棋盘式”形态。清末及民国时期，由于缺乏严格的城市规划及人口膨胀、住宅的进深没有统一规定、摊商挤占街路等原因，北京城，特别是外城出现了许多窄小的胡同。这其中，有的胡同宽 4 至 6 米，有的胡同只有 2 米，最窄的胡同甚至不足 1 米。由于宅院进深的不同，弯曲的胡同也产生了，如“九道湾胡同”、“大秤钩胡同”。还出现了一些只有一个出入口的“死胡同”，如“口袋胡同”。斜街也多出现在外城，如“樱桃斜街”、“铁树斜街”等。

民国以后，北京的街巷继续增加，根据 1931 年出版的陈宗藩《燕都丛考》，其时的北京总共有 2623 大街小巷，其中有 959 条胡同，约占总数的 37%。相比于朱一新的《京师坊巷志稿》，街巷总数增长了 546 条，直称胡同的减少了 19 条。这时候，“里”开始加入街巷胡同的称谓中，如“大安里”“大森里”等。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北京老城外建设了许多新的居民小区，一些小区用“里”命名。这样的“里”，与民国时期的“里”迥然不同，因为它已不再是小巷，而是大面积的居民楼区。

到了 1949 年前后，北京的街巷数量达到高峰。根据“复兴舆地社”1951

年印行的《北京街道地名录》，其时北京约有 3216 条街巷，其中有 1039 条胡同，约占总数的 32%。

据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2 年出版的《古今北京》载，“北京城区的胡同约有 4550 多条”；1990 年张清常所写的《再说胡同》则认为：1980 年，北京的街巷胡同总数为 6029 条，其中胡同为 1320 条。1986 年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实用北京街巷指南》记，北京四城区的街巷胡同为 3665 条。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经济繁荣，社会发展，人口增加，随之而来的是高楼大厦的兴建和旧城区的改造。城市扩大了，昔日的四城区（东城、西城、崇文、宣武）已扩大为“城八区”——东城区、西城区、崇文区、宣武区、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由于空间、采光等需要，现代住宅必须向空中发展，楼与楼之间也必须留有间距，楼与楼的不连接和各自的独立性，使得楼房或楼群已不能形成连成一体的街巷和胡同。这样，昔时的那个由坊向胡同转向的历史潮流开始发生逆转——许多街巷胡同消失了，有的则转化为楼房林立的“街区”和“社区”；一些建起了这样或那样的“围墙”的社区，形成了现代的“坊”。据统计，截至 2003 年底，过去属于北京老城的东城区存有胡同 531 条，西城区存有胡同 656 条，崇文区存有胡同 217 条，宣武区存有胡同 315 条，四区共存街巷胡同 1719 条。相比 1986 年，四城区的街巷胡同减少了 1946 条。

老北京街巷胡同，刻下了北京的历史履痕，积淀了北京的文化底蕴，也以它特有的魅力吸引了多少中外游人。为展示老北京风采和满足游人深入品尝京韵京味的需要，“胡同游”便应运而生。

“北京胡同游”最热的地方，是目前胡同比较集中且保持老北京风貌的地方——什刹海地区和宣南地区。在什刹海的前海西街，每天早上都有崭新锃亮的人力三轮车在街口等候。游人坐上三轮，钻小胡同，进四合院，可以游览恭王府花园、宋庆龄故居、郭沫若故居，可以登鼓楼而俯瞰纵横交错的老北京城北城风貌。在宣南的大安澜胡同，也是坐人力三轮，穿街走巷进胡同，可以游览琉璃厂、大栅栏、法源寺。

游北京的胡同、四合院，和老北京人近距离接触，体验古老，体验北京人的热情、豪放、乐观、幽默，体验地道的京腔京韵，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3

在明清时代的北京,构成胡同的主要建筑物是四合院。晚清和民国时代,由于人口膨胀等因素,北京城内,特别是外城,出现了一些三合院和其他不符合传统规则的院落、房屋,但四合院依旧是北京的代表性建筑。

四合院,是指以墙垣或走廊将四面的房屋连接起来所形成的院落。它的基本要素是:宅门、倒座、正房、厢房、庭院、围墙,其布局大多依中轴线左右对称,院内房屋的门窗全都朝向庭院。关上宅门,四合院即呈封闭性较强的整体。明代,由于制砖手工业的发展,民间建筑开始广泛使用砖瓦。封建宗法理念、砖瓦的广泛使用、北京的气候环境及城市结构、住宅传统等诸多因素,促进了以墙垣将四面的房屋连接起来的建筑形式被广泛接受。

北京“城中街道系统,以各城门为干道中轴,故北京各大街莫不广阔平直,长亘数里。其内城干道以南北向者为多,而小巷胡同则多东西向;至于外城则干道在城中相交作十字形,北半小巷以东西向者为多,而南半小巷则多南北向焉”。(梁思成:《中国建筑史》)依照定制,胡同与胡同之间的间距为50步(77.5米);这间距,也是四合院宅基地的进深。四进院、五进院,其前门在胡同的路北,朝南开;其后门,在北面的另一条胡同的路南,朝北开。较小的四合院,则是两座占此进深——即其中的一院的宅门朝南开,其北墙为后边院落的南墙,后边的院落的宅门则在其后的胡同内,宅门朝北开。四合院的排列,形成了胡同。

作为北京旧城基本元素的四合院,是按照封建宗法理念设计的。四合院的居住者,多以血缘为纽带,在家族内部体现尊卑有序、长幼有序、上下有分、内外有别。在宗法、礼教的影响下,住宅、寺庙、宗祠、官署、王府、宫殿等,都采取了四合院的形式。

此外,北京的四合院又有它的实用性。由于北京的气候属于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冬天寒冷干燥,春天多风沙,夏天热而多雨,所以对外封闭、房屋的门窗全部开向庭院的四合院,除安全防护作用外,它对防沙、防寒、保暖、采光等都起到了相应的作用。与此同时,在庭院里栽种花木,可营造比较安静舒适的生活环境。

4

四合院是老北京的基本元素,如果把胡同比作树干,那么四合院就是树上的叶子。多数的北京四合院,按南北中轴线对称地布置房屋和院落,其最具典型性的有三种,即:单体四合院、横向连接四合院、纵向连接四合院。典型的坐北朝南的二进院,宅门建在整个院落东南角上;走过两旁立着门墩的宅门,迎面是一堵影壁墙。影壁墙前向西,为前院;前院南侧为倒座房,旧时用作客房、书塾、杂用间或男仆的住所。自前院经中轴线上的垂花门,便进入面积较大的后院。后院坐北朝南的正房,供一家的长辈居住;正房左右附耳房或小跨院,为厨房、杂屋、厕所。院内的东西厢房,是晚辈的住处。

老北京人喜欢在院子里摆放盆花。这盆花有夹竹桃、石榴树、天冬草、文竹。枣树的浓阴下,摆放着荷花缸和青灰色的大鱼缸。缸里,游弋着各色金鱼;一只大花猫懒洋洋地窝在正屋的台阶上,用眯缝着的眼神儿斜睨落在庭院地上啄食的麻雀。屋顶的蔚蓝的天空上,回响着鸽群的哨音,洒下一串恬静、温馨的梦。

5

在距王府井大街不远的灯市口西口,有一条名为“丰富胡同”的小胡同。小胡同19号,是一座占地400平方米的普普通通的小四合院。这座小四合院,就是出生在北京、几乎一生都在写北京的著名作家、剧作家老舍先生的故居。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也就是戊戌变法失败以后的第二年,本名舒庆春的老舍先生出生在北京西城小羊圈胡同东南角的一座小院里(现今北京西城新街口南大街小杨家胡同8号)。据说老舍先生的父亲是正红旗下的一名下级军官,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也就是老舍出生以后的第二年,发生了“庚子事变”,在与八国联军战斗中,其父为保卫北京战死在正阳门下。后来,老舍先生曾经多次把他的出生地小羊圈胡同写入小说,如《四世同堂》,如《正红旗下》。

1950年,老舍先生回到阔别已久的北京,在东城区灯市口丰富胡同

买了一座小院。就在这里,他写下了与北京密切关联,并且京味浓郁的剧作《方珍珠》《龙须沟》《茶馆》等。《方珍珠》,反映了北京曲艺艺人在新旧社会里不同的生活遭遇和命运;《茶馆》通过一座茶馆的兴衰和人物命运,反映清末、民初、抗战胜利以后北京社会风貌,不仅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保留剧目,而且成为古都文化的一部分;北京南城,天坛以北、南桥湾以南,原金鱼池一带污水横流的“龙须沟”早已不见了踪迹,但《龙须沟》剧中人的塑像,已成为现今的小区居民乃至所有北京人永远的纪念。

现今的丰富胡同19号,当年为“丰盛胡同10号”。老舍先生在这里居住了16个春秋。院子里,有他亲手栽下的两棵柿子树,如今已经高大挺拔、枝叶繁茂;“丹柿小院”也由此得名。1999年,“老舍纪念馆”在这里建成并对外开放。纪念馆有三个展厅。第一、第二展厅是生活与创作展,分“正红旗之子”“东方学院”“山东岁月”“八方来风”“美国之旅”“丹柿小院”六个部分,展示了老舍一生的生活与创作历程。每逢深秋,柿子树上都会挂满金黄的果实。这果实,是老舍成熟的京味小说和戏剧的象征。

6

一座二进四合院,坐落在绿树成阴、曲径通幽的小山上;山下元代曾为航运码头的积水潭水波荡漾。

小山上的四合院,初建于明永乐年间,原名“镇水观音庵”;清乾隆年间改建,赐名“汇通祠”。1988年,对元大都的水利工程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郭守敬的纪念馆在这里建成开馆。元代,正是郭守敬主持了“引玉泉水济驼”“重开金水河引水”“开辟大都水源白浮堰”“开凿通州至积水潭的通惠河”等工程。这些工程,解决了元大都的水源问题,并把京杭大运河的终点延伸到大都城内,令积水潭成为漕运码头,使什刹海一带成为繁华的闹市。纪念馆院内,是一尊汉白玉所雕的郭守敬半身像;东、西、南三面各有平房三间,北面二层楼阁的一层正房一排为展厅;其中部和东部展厅展示郭守敬一生对水利事业的贡献,东展厅展示他在天文、历算方面的成就。

积水潭在纪念馆所在的山下闪着粼粼的波光,那波光仿佛在说:我们不会忘记你——给北京带来生命之源的人!

第三章 昔日的皇家园林

3000 多年的城建史，留下多少历史风尘的积淀；850 余年的建都史，又给北京刻下多少皇城文化的履痕。

1

在北京的内城，最著名的旧日皇家园林当数北海公园。

在景山西边不远的地方，有一片连成一串的水泊。这片水泊的最南边是“南海”，依次向北为“中海”和“北海”。北海公园，就是以碧水环绕着的琼华岛为中心的一片水陆景观。琼华岛的制高点上，最醒目的建筑是那绿树葱茏中愈显洁白而美丽的白塔。蓝天、碧水、白塔，许多游人都会情不自禁地哼唱起那首伴随着我们长大的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琼岛的东麓，立有“琼岛春阴”碑，其上碑文为清乾隆皇帝的手书。“琼岛春阴”是老北京“燕京八景”之一，但它已经在波光塔影中淡化，游人只可在想象中去体验它昔时的良春美景了。

琼岛的西北部，在依山面水、绿树掩映之中，有一座精巧玲珑名叫“阅古楼”的小阁楼。阅古楼不仅可“阅古”，而且“藏珍”，因为它内里收藏着汇集了我国从魏晋以来直到明末的 135 位著名书法家的 340 件楷书、行书、草书作品的《三希堂法帖》石刻和它的部分拓片。

游船在波光潋滟的湖面上荡漾，临近西北岸，可以看见曲折排列的五座亭子宛若一条游龙。这就是北海公园内著名的“五龙亭”。

五龙亭建于明万历三十年（1602 年），是明、清两代皇帝钓鱼和夜观焰火的地方。中间一座最大的，名为“龙泽亭”；其东两座亭子名“澄祥”、“滋香”，其西两座亭子名“涌瑞”、“浮翠”。清诗云：“液池西边五龙亭，下艇穿花月满汀。喝酒正思吞碧海，闲寻陆羽话茶经。”

北岸距五龙亭不远处，有建于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 年）的七色琉璃“九龙壁”。九龙壁高 6.65 米，长约 26 米，厚 1.42 米，两面各有 9 条戏珠蟠龙在云海波涛之中。

• 2008 北京奥运作家大型采风活动作品展